

東川劉文簡集卷之九

序

送光祿牟克成致仕還鄉序

古之從仕者爲人今之從仕者爲己吾聞其語矣今天下之從仕者吾益惑焉方其未仕則處心積慮惟富貴是圖汲汲焉如農夫之望歲以待穫父兄以是教之師友以是勉之及既仕則所以趨利避害罔上虐下者無不爲冀以償其窮居所願欲否則非特其鄰里之人從而詆訾之父兄師友亦或不能釋然也風俗之敝一至於此故非豪傑之士鮮有不受變於



俗者 聖天子嗣統銳意獎恬退以抑奔競故凡仕者有甘於恬退則崇以優秩不違其志風勵之機有由然耳東鄉牟君克成先以大學生爲鴻臚序班勤慎自將禮儀不忒爲其長者咸器重之每大典禮必推以率先其屬越九年例當擢外邑令丞克成曰吾自服官以來肅禮儀於 大廷秩清地近幸無所黜罰於時今滿三考幼學之志少遂他復何求乃乞歸得 旨授以光祿署丞致仕蓋優崇之也嗚乎今之仕者如克成其庶幾豪傑者哉計君時格如凡從仕者之志其所願欲非不可遂而乃浩然以歸顧其才

之可用雖未大有所設施而其特立之操如此亦足以激世俗貪進之流矣有志之士聞而興起焉則風俗寧不爲之一變也邪同鄉士大夫嘉其志既醜餞於都門外而同年友王君貴道又屬余以言故不辭而書之

送楊天爵掌教洛南序

吾鄉楊君天爵少刻志淬礪舉子業余徃在鄉校聞先生長者咸器重之閱其文爾雅典則跡其行不詭隨於俗固利器也乃累弗售于有司越丙午秋方得鄉薦今年春始受 命典教洛南以君之負才美歷

試後遇如此豈造物者固靳其所施而將大發之耶
瀕行同鄉之仕京師者屬余以言贈洛南秦商州歷
周漢唐以來爲畿內邑今京畿雖據東北然西距秦
不萬里 國家垂統百二十餘年仁漸義摩文教誕
敷詩書禮義之習無間遐陬僻壤矧故首善之地且
近者維昔成周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教養之法
至矣漢置博士弟子唐增廣生員而教皆非純用經
術故法愈備而人材反不逮古方 今典則各群郡
邑之士於學宮而教以師儒董以憲臣網以科目而
器使之所講習者皆三綱五常之道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事一切罷詞賦諸科殆將陋漢唐而匹有周矣
顧今之所取者言耳士習之盛亦隨之雖有德者必
有言然有言者亦不必有德 列聖相承諄諄詔旨
務期學校養育真材以克任使顧言與行違亦理勢
所不能無者則本源之地師儒孰得而追其責乎蓋
師儒其勢近其情親以一郡一邑之士合聚一堂之
中凡從事於藏脩遊息以敦孝弟之行者可以耳目
睹記也又察其言未有能外者比 廷議况又申明
則例績師儒之殿最而大黜陟之所以昭示此意天
爵往矣尚懋之哉吾聞積諸已者厚則發於外者必

大信斯言天爵所就固未可量也

送御史任象之尹中部詩後序

閔中任象之成化丁未舉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得讀中秘書越三年授貴州道監察御史聲稱才能未幾會中貴者以事佛執辱一縉紳乃奮然曰士氣萎蕪至此孰爲振之者遂上章論之大要以佛氏之崇信無益於國家而氣節之獎勵當於平素詞旨剴切幸見從隨被污讒改令中部君子曰雖屈於名而裨益於人國者多也將行與象之同升稱同年者各爲詩歌致贈屬余序作者之意於末簡於乎進言

固難聽言尤難余於象之行請爲一論之夫天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進言者感激於一時豈無所見欲以釣取名譽耶顧是是非非公好公惡不能皆同則聽之者始有從違而事之成敗利鈍往往隨之矣君子惟求其在我者將如之何哉始吾象之者方士見執辱孰不吐氣吞聲欲爲一言故封章一投匭而凡有心者無不躡之繼坐累則向之躡者或亦非之矣於乎一事之間而是非始終相錯如此則事之成敗利鈍果足以爲準而聽言者果易乎昔呂成公論諫之道有三難曰遠曰踈曰驟是雖論周官師氏云

然大都其理實有然者但名位權勢足以移人故雖不遠不踈不驟者亦未易言象之獨冒其難而言之則事之大小緩急又不敢輕議也况所云氣節之當養又非口耳張朱之糟粕者乎 上勵精帝王之治明日達聰務得天下之是不膠於故跡則一時之名位權勢雖能移人是非之真而異時有不終泯者然則今日中部之行固未能久淹之也象之往矣慎益勵所脩爲不懈如因一摧折而遂自毀敗則豈徒象之之羞抑亦吾徒之憂

送太學生國元振偕弟榮歸序

武邑先江西叅政國公之子曰元振者讀書補太學生今年需次銓曹將歸省其母氏于家而季曰纁者以業通陰陽學爲有司舉訓術既受 命遂偕還其鄉之大夫士嘉二氏之能世先業乃爲詩歌贈之鄉進士楊應文誼有姻婭之好也屬余序作者之意於乎世之仕者孰不欲其子皆賢也蠱之初六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然而有不可必得者蓋仕則子弟席父兄之勢凡聲色貨利舉可力致遂忘其詩書禮義之習而增其奢淫侈蕩之心易弗肯堂非脫然資質之高鮮有不受變於俗者有之則若父兄紆朱拖

紫勲業雖振耀于時而名如聲銷景沉可立待勢固
然也如元振兄弟之皆賢可以多得哉雖然子弟之
賢不肖固不可必得要亦有所以致之者漢元侯鄧
禹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戮一人後世子孫必
有興者竟如其言余聞叅政公始舉進士主事武選
有聲稱尋轉文選爲負外郎奉 璽書賑濟徐揚民
饑所全活者甚衆晉叅政太藩然則二氏之賢固有
所自邪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叅政公之謂矣余
因得而告之卜氏有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夫
仕非難能學爲難蓋學所以明其理而爲仕之具也

能學則於仕易易爾况仕而文學乎顧世之將有仕
者則蚤夜而望之視學如弁髦而因以棄之者其既
仕可知矣今元振之歸也定省之餘偕其季未仕者
務事於學以充其仕之具既仕者益事於學以增其
所未能則兄弟之賢將不止此而於叅政公之業庶
幾益有光哉諸公之仕所以揚休頌美者皆不出此
固亦愛莫助之之意也

送戴景瞻判陝西徽州序

吾邑巨族曰戴氏者世業儒至 翁有隱德爲鄉里
縉紳大夫所重其子曰景瞻景良者皆遊邑庠余比

東川集卷之九
在鄉校即知其名然景瞻家去郡百里許故心雖知之未及一面成化丙午余寓京師景瞻之子收始領鄉薦來得晤語動止禮度雍容不迫竊嘆收爲有用之器亦因以知景瞻庭訓有素非徒虛名可慕也今年春景瞻偕弟景良謁選銓曹余即往訪就賓階接議論以紆傾仰而景良之侍其兄如嚴父焉余又知景瞻不但能教其子又能友於弟也嗚乎家庭之間恩常掩義父子兄弟人倫之大者而景瞻處之舉得其道焉信乎其見知於人實足以當進脩之跡不以旣老或倦也居無何乃以例受命判陝西徽州同

鄉士大夫知景瞻者莫不申餞於郊且屬余以言贈余方嘆世之名爲士者視其外褻衣隆冠非不讀書明理道楚楚然一偉人者考其處於家則一切苟簡以禮義爲迂遠而竊笑之故幸而得仕亦不能振揚其事業信乎家國無二道成敗之跡勢異而理同也今景瞻儀刑於家如此則舉而措之於官其事業有弗可觀者乎且新進之士知識未能周於事利欲易以動其心故一旦居官臨民往往擁虛位以竊利祿而於事漫無可否景瞻自博士弟子負入太學逾二十年始循資服官政一切紛華之利淡乎未接無所

歆艷於心則其守之有素又於世之居官臨民之事飽聞厭見靡有遺究則明日有以佐理之聲聞於秦隴之間者必吾景瞻也嗚乎靜言庸違古人所戒而窮與達不異其心者非豪傑之士不能景瞻行矣吾其試之哉

送太守王君乾亨任廣安序

崇陽王君乾亨舉成化丁酉鄉進士訓導安岳定遠二邑士稱善教秩滿擢守廣安濱行同年友作君佩之屬余以言贈余於乾亨未荆識竊以所私議者質於佩之而爲乾亨語可乎天下之法其興與廢嘗因

乎人故法之立不患不行於上而患人自弊之耳以其弊之則執法者固不能無待於更張也論者徒以鄭侯之畫一謂立法貴善不知有亂人無亂法平陽之後尚可恃其畫一乎 國家置師儒以長育人材而叙用之典不爲諫議則司風紀否亦不失爲郡邑長貳今乃得一令猶以爲超遷考其故則非柄用人者抑之固有所召也 皇上嗣位勵精治理越明年宰執大臣建議凡師儒秩滿銓曹論其績最舉爲御史或郡邑守令 祖宗成法之復此其端乎是法行於往時名位之顯隱然負一代人物之望者可數以

今天下不異於昔豈無若人者出於其間顧士之始膺是舉者皆以若人自期待不負斯法之行則法之更張固無自召矣然則乾亨往矣其思所自勵以久其法哉抑余猶有告者法之在天下者猶在一郡邑也在天下者行之以衆勢不能不弊而更張之若在一郡邑者則張弛自守令故爲之者多任其功名富貴之心以爲法之因革雖有畫一之利於民者弗論也於是庶耻道消風俗偷薄民力朘削卒至召災致變矣信乎民之寧一有恃乎平陽之清靜也前之所稱乾亨既慎自勵以久天下之法矣後之所稱則執

參之意以期無變於法之善以致私愛於吾廣安而自勵之道亦不外此佩之其爲我語之

贈千戶封德承襲職赴任序

古者文武一途有扈之征責於六卿周召出則分陝以治入則弼亮是任至漢馬上詩書之論雖若岐而二之然運籌帷幄者委任功業終非販繒屠狗比蓋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徒有武備者未必能文事也

國朝文階武勲亦若岐而二之但其所以相資爲用之意未嘗不行乎其間故內則建武學於京師設官以教歲時考校而進之外則籍於郡邑學校風示之

東川集卷之九
意至矣。顧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子弟類皆恣於聲色，狗馬之事間有從事於學者，又藉虛名而忘實德。曰：我之仕非繫學與否也，其爲師者亦曰：彼無與乎是也，曷勞心以歛怨？由是爲武官者，但欲不隕前人遺緒，他無所覲慕，遂使文武之士若不相爲用者，而輕重之勢生乎其間矣。吾重慶封君德承，年壯而志銳，氣溫而容肅。今年冬，其翁以疾謝事，乃廕爲重慶衛中所千戶，濱行同鄉士大夫榮而贈之，屬余以言謂余姻黨，誼有瓜葛也。於乎文與武勢不可混而爲一也。然今之所謂武，抑古所謂武乎？古之武明於天時。

察於地理，究於竒正虛實之變。平居則簡練撫恤，未嘗生事虐民，有事則智謀勇畧足以禦侮禁暴。今併是亦岐而二之矣。無怪乎頗牧之徒，僅見於世也。德承往矣，世所謂文，吾不敢飾虛言以聒之，而所謂武者，亦將有志於古乎？志於古，有道世傳孫吳兵法，太公韜畧軍旅之事，大率盡之於此。熟誦以究其旨，歸復求戰國以來名臣良將，所以運謀制勝者，孰爲異此而成孰爲同此而敗？不徒知其人，又考其行與心，而師法之，則所謂武者亦可變於流俗，其於國家廕叙之恩，前人艱難之業，庶幾兩無負哉。德承

世有令德乃翁能於官今其母八十有四康強無恙而翁事之孝謹故其遺於後有如此

哀典莊陰先生詩序

成化丁未十又二月二十七日内江典莊陰先生卒于家享年九十有一越明年三月其子江西僉憲宗孟賚慶賀 聖天子即位表寓京訃適至哀慟踰禮鄉里之仕于 朝並 朝之士大夫知典莊及僉憲君者莫不傷吊又各形於詩歌以寄哀挽之意僉憲君集成一帙大宗伯南皋子先生既弁諸首復命余識簡末嗚乎余尚能序之耶始余聞典莊處世崇正

道闢異端邑人號曰陰孟子凡冠婚喪祭一本家禮而篤行之教人課子弟惓惓於理欲之辯孝弟忠信之事而其言行皆可師法蓋毅然樂善敦古道者今倏云亡梁木哲人之嘆孰能爲情抑竊有所感矣大凡隆名盛福造物者嘗靳之故脩德履道者或不足於名位之貴而金章紫綬者少齊期耄之年昔文中子教授河汾終身布衣之賤潞公貴爲大師壽復冠耆英相傳爲難得古今無之者幾何人耶觀典莊所蘊蓄使得志而行焉當必大有可觀而非俗儒規規於事爲之末者乃竟止布衣凡嘉言善行但薰染於

鄉邑之間豈非造物者限量之耶雖然僉憲君以壬辰進士嘗刺荆門循良之化民翕然戴之洎受上知擢理江西刑獄不數月激濁揚清中外鼓譽要其處心積慮皆不背典莊教育故觀僉憲之施爲益可驗典莊之所存矣然則典莊雖不享有名位而獲終壽考發於其子則所謂隆名盛福得無兼之乎嗚乎士大夫之所以哀之者其亦有感於斯耶庸書簡末以徵福善若典莊德善之備則有名公誌銘狀在故不多贅

送鮑君廷璋考績還任序

成化丁酉冬家君謁選銓曹得尹麻城時邑士夫多趨顧者而鮑君廷璋寔始就見廷璋謹厚明達咨以風俗民情之上下欲惡及吏治興革可否皆能明白昌言家君竊器之顧謂某曰小子識之此識時務士也然猶恐其爲時俯仰者比至邑士夫趨走庭下者無間旬日而歲時伏臘慶賀之士接踵于門游宦於外者雖不面而問訊之札荐投獨廷璋非公事未嘗謁私室於是乎又嘆廷璋可重者不徒才之通敏也家君陟內臺遠違邑矣而平時握手相笑談者情好固不易然亦有賦青蠅者而廷璋獨如在邑時家君

以御史謫補外任一時同宦者固少及門矣况遠者乎而廷璋相問候猶如御史於是乎又嘆廷璋非市道交而翟公書門之言不可以槩論人也弘治戊申廷璋就選爲魏令魏距京師不千里宦遊之士多道者余因得而問之其上者曰勤於吏邑無廢事其下者曰民安其業閭閻無嘆息愁恨之聲蒞任甫三年巡撫者以禮犒勞觀風者疏其治狀薦可補內臺以勵能者事雖未行盖有待也余嘗怪世之士當其未遇不知事所以壯行之具徃徃覘守令短長從而媒孽之以爲能或望眉睫以趨赴平居開口議論天下

事若指諸掌及沾一命乃縮手擁虛器惟瞋目聽吏胥以私便其家圖如廷璋庸不違於靜可多得哉今年以初考績最宰執大臣議留遷秩又重速奪魏人惠澤也乃復屈徃瀕行吾友周君公羨萬君汝立屬余以言贈別於乎才如廷璋行誼如廷璋治績如廷璋余固心服而雅重久矣其名位之來當迫逐而不舍者雖欲有言固愛莫助之也惟循吏之傳自兩漢而來史氏皆不絕筆盖欲信今傳後以垂法庶幾爲善者知所趨向而一時好赫赫之聲跡者不爲所惑然則廷璋異績余辱在太史後當執筆以俟惟不以

宦成名立而少怠焉則所望也

送教授吳君廷圭序

國家重維城之固凡封建諸王百執事既遴選以充而於輔德講業之官尤難尤慎弘治辛亥

衡陽王府教授負缺訓導曲靖吳君廷圭以秩滿屢試占上第遂擢補之大行金君舜舉主事白君鳳儀乃屬余以言贈余於廷圭不相知而舜舉鳳儀則同年友也二君雅負知人鑑慎許可而廷圭司教於涪寔其所產地欲知廷圭惟卜於二君而已矣二君之言曰廷圭行能軌物而學足爲人師吾涪僻居蜀西

北富家大族類皆恬於進取故俗寡詩書絃誦之聲即有之非貴游子弟則寒門之士資以進身者廷圭來正言激論旣足以風厲人心而厚德明倫又足以飭正士行故群一郡之士爲學宮嚴條約以身先之務使講學以脩身閱九年如一日而俗皆知所趨向廷圭在涪人懷之旣去而人思之余嘗恠世之教者後志於月書季放鮮有身教者如廷圭蓋未之前聞也則持此師

藩國有餘裕矣雖然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常布之士質經究史掇菁擷英務爲文章以取科第固也而

議者猶以爲藝急於末而忘其本况王者乎王者務在明於孝弟忠信之義以脩於身刑於家國而已藝故無所於用者昔孝武策諸王有曰允執其中曰毋侂德曰乃惠乃順維法維則故史氏載之以爲訓然則欲盡師道於藩輔者可爲鑒也

國家自

祖宗以來深仁厚澤固結人心

聖德神功益隆天命故諸

藩輔哲王輩出率身端行治保國又民而衡陽之在諸藩頌德者尤歸焉今廷圭之往也知王者所以爲

學之意而朝夕論道考德於廣廈細旃之間則其勞固不必如在涪而所任之重又非郡之師可埒矣此則儒者之榮廷圭之能事也庸以是復二君而相廷圭之行

送王君宗孔倅重慶序

重慶在蜀爲大郡凡兵農錢穀諸徭役俱甲於他所弘治戊申歲大侵民用弗給老者死壯者徙鷄鳴狗吠之聲四境不聞有司馳報皇上軫念發內帑之藏截綱米之運遣能吏及藩臬重臣悉心振捄

恩甚渥也但救荒無竒策著自古昔蓋民之嗷嗷待哺急於焚溺之危而所司之防奸杜弊不敢不密以待哺之民而網以密法旣無濟矣又因里胥以爲貧富而幽遠之民率不能自達是何惑乎實惠之不能敷也惟有司設施有成筭不以勢沮而失於不均不以奸欺而混於所施庶幾其可耳如吾郡守今蘭陽毛公才博而心公令行禁止雖遭惡歲民猶有所倚賴獨來之晚未及先事而備蓋救荒於旣然雖豪傑之才不能免夫前議惟有所備斯策之上者然備之法豈徒常平義倉天地間生財自有數不在官則

在民在民者自可以給在官者則泥沙取之錙銖罕及勢固然也昔之儒者有曰諸賢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仁人之言如此今世儒者一登仕途則功名富貴迫逐其心競以此爲迂遠 皇上御極慮儒者之效未暴白於天下故凡進退人才昭示此意湘潭王君宗孔以鄉進士起家教諭錢塘良鄉晉助教太學生其教人皆明體適用之學則救荒之論蓋深究而篤於自信矣未有可以教於人不可行於已也况天下之事常成於衆人之同而敗於自異今宗孔又得毛公儒者以爲之長則計策之出不謀而同以

東川集卷之九
篤於自信之久而又遇夫不謀而同之人儒者之效
其有弗濟矣乎宗孔濱行凡在蜀之士大夫皆榮而
餞之春郡人也又屬以言郡之事劇而所告止於此
者先所急也亦諸大夫之意也

送負外郎陳君任南京序

吾鄉陳君廷威成化戊戌舉進士拜行人越七年擢
南京戶部員外郎故事行人一考擢御史非三考不
授是官 聖天子嗣位銳意化理凡人材拘于時格
而淹滯下位靳所設施者皆式序於上故行人員外
郎之陟更爲六年廷威自釋褐一官餘十年首膺此

舉亦榮遇矣浹辰告行司正楊君合同僚者祖而餞
之且屬余曰廷威之志行基於此盍思所以贈之蓋
古者周官有大小行人掌賓客之禮儀適四方則以
五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今
之行人雖其職任畧異於往昔而將

天子之命以適四方以典禮儀則猶然也廷威兩使
於蜀於秦於楚禮儀固非所論其於天下之故則不
徒得於諏咨度詢而又能究其所以處矣今超拜是
官典 國家財賦舉而措之以潤澤生民休光前列
固其時哉雖然吾於廷威之行重有所感矣方今

國家率以科目收天下士固非鄉舉里選而用之乃
拘拘於格例故人之才雖不相上下苟一登要路則
其始終成就必大相遠有不可以力致者嗚乎古之
人有起於版築魚鹽市肆者有興於販繒屠狗者究
其事業非不照耀史冊然考其初使棄而不用或用
枉其材則亦終於無聞矣事業之樹立可以格例拘
乎哉今廷威適當變更之初脫穎而出事業發於久
畜之餘殆非尋常可倫然則今而後知格例果不足
以盡人與否者其必自吾廷威始也庸書以俟之

遠瞻雙慶序

涪陵有曰黔清老人者讀書邃星象堪輿之說往者
蒙 恩給冠服今屈指甲子八十有三矣配亦如之
四月望前一日寔初度也子二佐天錫入粟冠帶佑
天相以太學生判滄州事著能聲諸孫森然王立天
錫居家歲值翁佳辰則率子若婦稱觴戲綵堂下親
黨及士大夫之家居者咸集致頌禱焉時翁與孺人
坐堂上飲少醉則酡顏鮐背策鳩杖望之如神仙中
人惟天相羈官守念不獲隨伯兄後至日亦率子若
婦西望庭闈遙覩維時仕於滄者自刺史劉君而下
於天相寮案也既舉旅行慶處於滄者自都給事中

趙君而下於天相治屬也亦舉族如刺史馬衣冠之
會極一時之盛吾友鄉進士曾君惟臣乃扁其堂曰
遠瞻雙慶而語於余曰是吾蜀人瑞也請序而傳之
於乎壽者五福之一也古之愛其人者恒以之祝願
况子之於親乎然而有不可必得者則過非其時處
非其地而無賢子孫爲之後也

國家百餘年來仁漸義摩四方無闕乎兵革之聲
詔旨諄復凡孝子順孫觀風者採之守令爲之聚土
表門閭和氣彌滿兩間人固有鍾之獲壽考者矣然
皆散見錯出未有室家同甲而躋壽域者豈惟不見

於今三代時吉甫惑於假蜂之讒魯頌僖公曰令妻
壽母則無者亦寡矣惟楚老萊子傳稱其孝奉二親
年七十猶着班斲以爲娛則萊子父母雖不必同甲
蓋獲壽者也降是雖有香山九老睢陽五老洛社耆
英之會然皆異姓無所謂雙壽者豈亦有之而無賢
子孫如萊子則固泯沒無聞耶今翁與孺人壽旣逾
八望九又得天相昆仲居於家者極色養之懽仕於
外者致祿養之孝則翁與孺人之壽又不但如此而
已古會川有兩尹先生者兄弟同甲壽八十學士虞
文正公旣序而慶之越十年同至九十文正公復爲

東川集卷之九
之序以慶迄今知有兄弟同壽者文正之文傳也如
翁夫婦較諸兄弟不甚相遠獨愧春非文正文不足
以傳則翁之盛美莫能藉以揄揚於後然竊有祝者
惟節判君至七十功成名遂謝政而歸翁與孺人躋
期頤聰明強健如今日於是從伯兄舉萊子之服以
同娛之則春雖不佞願爲之傳使萊氏毋專美焉今
日之遠瞻雙慶姑爲之權輿也

送劉文臣教諭王田序

吾友鄉進士丁君希說語於春曰教諭劉君文臣相
先生也先生少受業於今大方伯蔣公凡書無所不

讀讀輒能強記有異才能文章用是甲午舉於鄉第
十一人戊戌試南省登乙榜人強之曰以子之才終
無不利於科者幸毋急於仕也先生曰凡佐之得薦
乃有今日者吾父教也今吾父甲子屈指已逾耆望
老得升斗祿幸及親養之固有榮於三公者况官無
如典教職清任重患弗能耳乃就選得鳳翔之麟遊
至則迎養其親罄常祿以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
居官躬勤訓飭士類多所成就已而親以天年終先
生讀禮家居執經問難者接踵於門去年冬起復銓
曹相始以鄉後進得請卒業指授與義若發矇者顧

東川集卷之九
質疑方殷而玉田之命下矣王事有程相莫能留也而驪駒之談非所以告君子者敢請嗟夫文臣於余同鄉其行誼文學得於鄉士大夫膾炙素矣今之行誠不能忘言况重以希說之懇懇乎竊嘗議之古之士十五入大學四十始仕仕則知其職之所當爲而能勝之後世功利之心勝而脩己之業踈士甫通章句即目爲儒一登仕籍則趨進之心益熾而於孝弟忠信之行視棄如弁髦者多矣如文臣學足以明道行足以檢身執是而往則明復於泰山翼之於蘇湖當不讓者春故愛莫助之也雖然昔陽亢宗爲國

子司業告諸生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歸養者二十人嗚乎古之人在上者以德行道誼化之在下者以德行道誼應之後世視此鮮有不以爲迂者士之急於功利有由然哉文臣往矣幸毋以是爲迂也夫不潔於身而徒飭於外志於同俗而欲慕乎古未有能者文臣勵脩潔之操無同俗之類吾見教之易行也希說曰請以是語遂書而贈之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九終

